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0/14
21 Dec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5

民族自决权及其对受殖民或外国统治或
在外国占领下的民族的适用

特别报告员恩里克·贝纳莱斯·巴列斯特罗特先生
根据委员会第 1999/3 号决议提交的关于利用
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碍
各民族行使自决权问题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内容摘要.....		3
导 言.....	1 - 6	4
一、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7 - 18	5
A. 活动方案执行情况.....	7 - 10	5
B. 来往信件.....	11 - 18	6
二、特别报告员对古巴共和国的访问.....	19 - 67	10
A. 访问期间的活动.....	19 - 31	10
B. 与攻击事件肇事者面谈.....	32 - 42	13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C. 古巴政府提供的信息	43 - 45	16
D. 对攻击事件的分析和查明其雇佣军的性质	46 - 67	17
三、私营军事保安公司	68 - 74	23
四、《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 的现况.....	75 - 77	24
五、结 论.....	78 - 85	25
六、建 议.....	86 - 93	26
<u>附 件</u> :		
访问古巴的日程安排.....		28

内 容 提 要

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了从各国收到的有关雇佣军活动的资料及其对大会 1989 年 12 月 4 日通过的《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立场的资料。报告还谈到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1 月 25 日至 30 日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访问，并详细叙述了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9 月 12 日至 17 日对古巴共和国的访问。

特别报告员谈到了他应古巴政府的邀请对该国的访问如何使他得以现场确认 1997 年对哈瓦那旅馆和旅游设施的各种攻击事件，确认了这些攻击事件是由外国人为了金钱而为，确认了有关人员为在古巴共和国境外活动的原籍为在古巴的第三方所招募、培训、雇佣和资助。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叙述了他与那些因实施攻击而被拘留者、与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访谈，叙述了他与古巴当局的会谈。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这些攻击旨在损害古巴的形象，阻挠旅游者前往古巴，从而嘲弄古巴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报告还谈到了一些提供保安服务和军事援助的私营公司，结论是，这些公司介入武装冲突，招募和雇用雇佣军，对国际秩序是有害的，不应予以容忍。特别报告员建议，应当达成协议，在国际和国家一级规范军事保安活动，规范这些公司。

最后，报告指出，在大会通过《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10 年之后，仅有 19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而该《公约》生效需要 22 个国家批准。特别报告员请人权委员会再次呼吁所有国家成为该《公约》缔约国，以帮助堵塞目前便利雇佣军的使用和扩散的各种法律漏洞。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了 1999 年 4 月 23 日第 1999/3 号决议，委员会在决议中承认，武装冲突、恐怖主义、贩运军火和第三国势力的暗中活动除其他外鼓励了雇佣军的全球市场需求。委员会重申，使用雇佣军及其招募、资助和训练是引起所有国家严重关切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委员会欢迎有些国家通过了关于限制招募、集结、资助、训练和转运雇佣军的本国法律，还欢迎已向特别报告员发出邀请的那些国家所提供的合作。

2. 委员会请所有尚未签署或批准《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国家考虑采取必要行动，签署或批准该《公约》，敦促其采取必要步骤并最高度地警惕雇佣军活动所造成的威胁。委员会特别敦促所有各国采取立法措施，确保其国家领土及在它们控制下的其他地区以及它们的国民不被利用来进行招募、集结、资助、训练和转运雇佣军或规划这类活动，以图阻挠自决权，颠覆任何国家政府，肢解或完全或部分破坏行使民族自决权的独立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

3. 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就其关于利用雇佣军破坏人民自决权的研究结果向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及具体建议。委员会敦促所有国家与特别报告员通力合作，协助他履行任务，并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委员会还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作为优先事项宣传雇佣军活动对人民行使自决权的不利影响，并应要求酌情向受雇佣军活动影响的国家提供咨询服务。

4. 委员会还请秘书长邀请各国政府提出建议，以便对雇佣军作出更加明确的法律定义。秘书长按照这项要求于 1999 年 10 月 29 日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发出了一份普通照会。在这方面，委员会还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召开专家会议，研究和修订现行国际立法，提出较明确的雇佣军的法律定义，以期更有效地防止和惩办雇佣军活动。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 2000 年和 2001 年上半年召开这些会议。

5. 1999 年 11 月 16 日，大会第三委员会就使用雇佣军作为侵犯人权和阻碍人民行使自决权的手段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若要能够开展所要求的活动，特别是召开专家会议和有关宣传活动，该决议将牵涉到方案预算问题。

6. 特别报告员有幸根据第 1999/3 号决议的规定提交本报告，供人权委员会审议。

一、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A. 活动方案执行情况

7. 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的正式邀请，特别报告员从 1999 年 1 月 25 日至 30 日访问了该国。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会见了联合王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议会议员、学者、专家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代表。特别报告员愿再次感谢英国政府的邀请和在访问期间的支持。感谢联合国伦敦新闻中心的不懈支持，感谢大赦国际(联合王国分部)、国际警信协会、Chatham House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王学院防卫研究中心和反对军火贸易运动代表的宝贵合作。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的报告(A/54/326, 第 21-37 段)载述了访问的情况。

8.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3 月 23 日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他的报告(E/CN.4/1999/11)，并于 1999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8 月 16 日至 20 日和 12 月 7 日至 10 日三次返回日内瓦，参加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和特别代表、各工作组主席和独立专家第六次会议，并编写提交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报告员在日内瓦期间与各国代表进行了磋商，与各非政府组织举行了会谈，并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活动与方案处专题机制股举行了协调会议。

9. 特别报告员有机会参加了 1999 年 3 月 12 日于华盛顿举行的关于非洲私营保安公司及军事和保安服务公司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术论坛。该论坛由非政府组织国际警信协会和援助非洲全球联盟主办，汇集了这一领域的学者、军事专家、律师、外交官、国际法专家、人权专家和从事有关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成员。特别报告员还前往纽约，于 1999 年 10 月 21 日向大会第三委员会提交了其报告(A/54/326)。

10. 应古巴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特别报告员从 1999 年 9 月 12 日至 17 日对该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本报告第二章载述了这次访问的情况。特别报告员愿感谢古巴政府及古巴各学术、律师、旅游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通力合作，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办事处的协助。

B. 来往信件

11. 特别报告员根据大会 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135 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 1999 年 4 月 23 日第 1999/3 号决议，于 1999 年 7 月 15 日致函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请其提供：

- (a) 关于是否存在任何最近的雇佣军活动(招募、资助、培训、结集、转运或使用雇佣军)的资料；
- (b) 各国政府现有关于其国民作为雇佣军参与反对其他国家主权、反对其他人民行使自决权及侵犯人权活动的资料；
- (c) 另一国家领土内可能存在的雇佣军活动、其行动影响或可能影响本国主权、影响或可能影响本国人民行使自决权和享受人权的资料；
- (d) 雇佣军可能参与国际不法行为，如恐怖主义攻击、组织和支持行刑队和准军事组织、人口贩卖和绑架、贩运毒品、贩卖军火和走私的资料；
- (e) 关于取缔雇佣军活动和使用雇佣军的现行国内立法及该国为其缔约国的国际条约的资料，以及关于政府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立场的资料；
- (f) 政府认为可能有助于国际上处理禁止使用雇佣军问题的各种建议；和
- (g) 关于国际保安服务公司和军事咨询和训练公司为政府提供服务，以便在雇佣军化的职业军人的协助下介入国内武装冲突，以提高政府部队的军事效力，从而换取金钱好处和换取它们在其中开展活动的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公司的份额的信息和意见。

12. 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政府对问题单的答复转载于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的报告(A/54/326, 第 11 和第 15 段)。

13.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 Petros Kestoras 先生 1999 年 7 月 30 日致函特别报告员，提供了 1993 年 5 月 21 日关于塞浦路斯共和国批准《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第 14(III)/93 号法案。

14. 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在 1999 年 8 月 31 日的普通照会中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下列资料：

“有关斯洛伐克公民在外国军队服兵役的有效法规源于斯洛伐克共和国民族议会有关兵役的第 351/1997 Coll 号法(下称《兵役法》)第 42 条。

“根据《兵役法》第 42 条第 1 款，公民只有得到斯洛伐克总统的授权才能在外国军队中服役。得到此种授权的公民在外国军队中服兵役期间免于在斯洛伐克共和国武装部队中服役。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终止后，该公民根据《兵役法》在应征之列。

“根据《兵役法》第 42 条第 2 款，若斯洛伐克公民加入其军队的国家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或与斯洛伐克共和国与其缔有共同防御条约的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有关授权即终止。

“根据《兵役法》第 42 条第 3 款，公民向国防部申请在外国军队中服兵役的授权，国防部将申请(连同国防部的意见或建议)送交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根据《兵役法》第 42 条第 4 款，不得就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关于在外国军队中服兵役的授权或取消在外国军队中服兵役的授权的决定提出上诉。

“1999 年，国防部收到了三份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服役的申请和三份在南斯拉夫军队中服役的申请。关于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服役的申请，国防部建议接受。关于在南斯拉夫军队中服役的申请，国防部建议不予接受。”

15. 智利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25 日的普通照会中转交了国防部和内政部对特别报告员问题单所作的如下答复：

“(a) 国防部参谋长报告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防部门各机构有任何成员参加了有关性质的雇佣军活动；

“(b)、(c)和(d) 在防务方面，没有这三个问题中提到的任何一类活动的任何信息或证据；

“(e) 关于国内立法，请注意 1980 年《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第 6 和第 7 条(转载如下)，这两条规范宪法中所称的‘法治’：

‘第 6 条. 国家机关的行为必须遵守宪法，确立的准则必须符合宪法。

‘国家机关首脑和成员、以及所有个人、机构或团体均受本宪法规则约束。

‘违犯本原则即引起责任，将依法制裁。

‘第 7 条. 在其成员经适当授权后, 国家机关在其主管领域依法规定的方式有效开展工作。

‘除宪法或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利或权限之外, 任何地方行政官、个人或群体不具有任何其他权利或权限, 特殊情况也不成其为借口。

‘违犯本条的任何行为均为无效, 并引起责任, 将依法制裁。’

“而且, 宪法关于武装部队、治安和公安部队的第十章第 90 条规定:

‘国防部所属部队仅由武装部队及治安和公安部队组成。武装部队仅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其存在是为了保卫国家, 武装部队对国家安全和保证共和国的制度秩序十分重要。’

“同样, 政治宪法第 92 条规定:

‘第 92 条. 非经依法适当授权, 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均不得持有或拥有法律规定限量的武器或类似物件。授权国防部或其下属机构依法对武器加以监控。’

“因此, 在智利, 违犯国内立法的任何活动, 诸如成立或使用雇佣军, 根据上述法规均被禁止。

“内政部补充如下: ‘本部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最近在智利开展了任何雇佣军性质的活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在其他国家开展了任何旨在影响智利主权、阻挠智利人民行使自决权或享受人权的雇佣军活动。同样,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智利国民作为雇佣军参与了反对其他国家主权的行。内政部没有开展任何调查, 没有机会适用有关取缔雇佣军活动和使用雇佣军的现行国内立法。’ ”

16.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Amiran Kavadze 先生在 1999 年 10 月 27 日的信中转交了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委员会人权事务副秘书长 Rusudan Beridze 先生对特别报告员问题单的下列答复:

“(a) 格鲁吉亚政府没有进行过任何雇佣军活动, 在格鲁吉亚领土内也不存在雇佣军活动, 目前在格鲁吉亚政府控制之外的领土上可能出现的情况除外(如阿布哈兹);

- “(b) 据称有些对格鲁吉亚族人口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和种族灭绝的阿布哈兹居民参与了俄罗斯车臣的冲突；
- “(c) 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雇佣军——俄罗斯国民——参与了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和南 Ossetia 的冲突，参与了对格鲁吉亚族人的种族灭绝，危害了格鲁吉亚的主权；
- “(d) 没有资料；
- “(e) 格鲁吉亚是大会 1989 年 12 月 4 日通过的《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 “(f) 承认分离主义是灾祸和对国家的最大挑战，不承认其为自决的手段；坚定地强制实施和平；将犯有危害人类战争罪和实施种族灭绝和分裂主义的人送上国际法庭；
- “(g) 没有资料。”

17. 卢旺达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临时代办 Canistas Kananura 先生在 1999 年 9 月 6 日的信中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下列资料：

“谨此告知，我已将您的来函副本寄送我国政府，要求进一步资料，但我现在可在此向您保证，我国不招募雇佣军、不资助雇佣军、也不培训雇佣军。

“关于我国国民参与侵犯人权的问题，有一些卢旺达人犯有种族灭绝的行为，这些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大湖地区其他各国参与和组织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在该地区一些国家的军队中被用作雇佣军。

“我目前无法向您提供更多的资料，但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提供更多细节。”

18. 1999 年，特别报告员继续得到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社和国际警信协会。他还收到了巴林人权组织，Muttahida Quami 运动，Chatham House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德黑兰保护暴力受害者组织等组织的来文。特别报告员感谢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履行其授权方面给予的合作。

二、特别报告员对古巴共和国的访问

A. 访问期间的活动

19. 应古巴政府的邀请，特别报告员从1999年9月12日至17日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该国政府的邀请载于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Carlos Amat Forés 先生1998年10月15日的来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 Miguel de la Lama 先生陪同访问。访问日程载于本报告附件。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会见了外交部副部长 Maria de los Angeles Flórez Prida 女士，内政部长 Abelardo Colomé Ibarra 将军、司法部长 Roberto Diaz Sotolongo 博士、旅游部长 Ibrahim Ferradaz 先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Rubén Remigio Ferro 博士，共和国总检察长 Juan Escalona Reguera 博士和副部长兼革命武装部队参谋长 Alvaro López Miera 将军。

20. 特别报告员还得以会见了外交部多边事务司司长和副司长 Abelardo Moreno 先生和 Juan Antonio Fernández 先生、外交部官员 Pedro Fanego Sea 先生、外交部法律司司长 José Peraza Chapeau 博士，商谈了古巴加入1989年国际公约的可能的程序问题，会见了内政部反间谍总局司法调查处处长 Adalberto Raveiro Gercia 上校，Gercia 上校向特别报告员介绍了一份档案，概述了1990年代针对古巴的各种恐怖主义活动。与哈瓦那市历史学家 Eusebio Leal 博士的会谈尤其给人以启发。

21. 除了这些会谈之外，特别报告员还访查了放置爆炸装置的各旅游点——Copacabana、Meliá-Cohiba、Tritón、Nacional de Cuba 和 Capri 等旅馆，Meliá-Cohiba 旅馆的 Ache 迪斯科舞厅和 Bodeguita del Medio 餐馆，他在那里作了目视检查，看到了被引爆的爆炸装置的威力。特别报告员还同一些证人和一些受害者进行了交谈。

22. 特别报告员还得以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在 Villa Marista 拘留中心与被控放置爆炸装置的人进行了私下面谈。本章 B 节载述了面谈的情况。

23. 最后，特别报告员愿将下列一点载入记录，即他能够完全自由地与许多哈瓦那居民、与各专业、社会和文化组织成员、以及与旅游部门从业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谈话。特别值得欢迎的是，有机会在古巴法学家联盟组织的有关雇佣军问题及其理论定义发展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特别报告员尤其赞赏 Olga Miranda Bravo

博士，Miguel D'Estéfano Pisani 教授和 René Quirós Pirés 博士提出的有价值的论文，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

24. 特别报告员愿再次感谢古巴共和国主管部门的邀请和在他正式访问期间的合作；他特别要感谢外交部多边事务司和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官员。他还愿向联合国古巴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 Luis Gómez-Echeverri 先生、驻地副代表 Jorge Chediek 先生和开发署内作为访问联络员的工作人员 Sara Almer 女士表示感谢。

25. 古巴主管部门告知特别报告员，自从革命政府执政以来，古巴就一直遭到恐怖主义攻击和雇佣军侵略。仅在 1990 年代，武装人员从海上渗入古巴就达八次之多，企图实施恐怖主义攻击，还有七次从海上攻击旅游设施的事件，古巴的船只数次遭到海盗抢劫和攻击。在 1995-1998 年期间，有人放置了 30 件爆炸装置，其中 19 件被及时检测出，11 件被引爆。

26. 向特别报告员报告了下列案件：

- (a) 1976 年，Luis Posada Carriles (别名 Ignacio Medina) 招募的雇佣军在巴巴多斯击落了一架 Cubana de Aviación 公司的飞机，73 人遇害；
- (b) 古巴——美国全国基金会的一名主管人员 Arnaldo Monzón Plasencia 与 Gaspar Jiménez Escobedo 及 Guillermo Novo Sampoll 一道招募、雇佣和资助了 Santos Armando Martínez Rueda 和 José Enfíquez Ramírez Oro，在 Varadero 的一家旅馆放置一个装有 1.38 公斤 C4 可塑炸药的爆炸装置。后两人用伪造的哥斯达黎加护照进入古巴领土，并得到 8,000 美元的报酬；
- (c) 古巴公民 Orfiris Pérez Cabrera 得到 20,000 美元，其服务是毒害牛群、毁坏外国车辆和攻击哈瓦那的旅游设施；
- (d) 1997 年 4 月 12 日，一个用 C4 可塑炸药作成的装置在哈瓦那 Meliá-Cohiba 旅馆 Ache 迪斯科舞厅的卫生间爆炸。4 月 30 日，在同一旅馆 15 楼发现了另一个含有 401 克 C4 可塑炸药的装置；
- (e) 1997 年 7 月 12 日，Capri 和 Nacional de Cuba 旅馆大堂几乎同时发生爆炸，4 人受伤；
- (f) 1997 年 8 月 4 日，另一枚炸弹在 Meliá-Cohiba 旅馆大堂爆炸；

- (g) 1997年8月22日，一个爆炸装置在 Varadero 的 Sol Palmeras 旅馆的过道中爆炸；
- (h) 1997年9月4日，由于放置在 Copacabana、Tritón 和 Chateau Miramar 等旅馆及 Bodeguita del Medio 餐馆的爆炸装置爆炸，意大利公民 Fabio di Celmo 遇害，另有七人受伤；
- (i) 1997年10月19日，在一辆供游客使用的小型公共汽车上发现了一个含有 178 克可塑炸药的装置，并拆除了其引爆装置；和
- (j) 最后，1997年10月30日，在 José Martí 国际机场的一个报亭下发现了另一枚炸弹，并拆除了其引爆装置。

27. 所用爆炸装置及其走私进入古巴的方式都有许多类似的特点。这些装置用 C4 可塑炸药制成，用铝制电雷管引爆，定时器与 3 至 9 伏的电池连接，带有相间电路。组件很便宜，装置易于组装。而且还很难被发现和检测，甚至在机场海关区域也是如此。可塑炸药藏在靴底或擦手油、香波或除臭剂的瓶中偷带，电路放在拆除扬声器的收音机中偷带，雷管放在里面没有液体的化妆笔中偷带。

28. 古巴主管部门说，外国有 300 多个组织试图推翻古巴政府。它们指出了下列组织：前政治犯俱乐部；Comandos L；全国民主团结党；古巴——美国老兵协会；和 Alpha 66。但是，据称这些组织由古巴——美国全国基金会资助，被其秘密保安部门用作掩护，该部门被称作古巴全国阵线、安全委员会或准军事集团。据称下列人员属于这个秘密安全集团：Luis Zúñiga Rey、Alberto Hernández、Luis Posada Carriles (别名 Ignacio Medina)、Horacio García、Roberto Martín Pérez、Francisco José Hernández Calvo、Guillermo Novo Sampoll、Ignacio Novo Sampoll、Arnaldo Monzón Plasencia and Alfredo Domingo Otero。

29. 特别报告员被告知，Luis Zúñiga Rey 以古巴——美国全国基金会秘密安全小组的名义招募了危地马拉籍的 Perey Francisco Alvarado Godoy，在古巴寻找出可被用作攻击目标的薄弱点，并在该国转手古巴可兑换货币的假钞。它还招募了古巴公民 Orfiris Pérez Cabrera，在古巴从事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与上述秘密组织有关的另一人是 Luis Posada Carriles (别名 Ignacio Medina)，他是萨尔瓦多公民，由 Otto René Rodríguez Llerena 招募，在哈瓦那的旅游设施放置爆炸装置。Rolando

Borges Paz 据称由 Juan Francisco Fernández Gómez 招募，在古巴用炸药实施攻击。这些活动均夭折，因为 Fernández Gómez 和 Alvarado Godoy 均为前古巴特工。

30. 古巴政府官员特别强调，攻击计划都指向一个幕后策划者，他们相信其在上述古巴——美国全国基金会的秘密安全或准军事组织内。选择旅游部门是因为该部门为古巴的主要收入来源，游客从 1990 年的 340,000 人增加到 1999 年的 1,700,000 人。旅游部门还对新闻和宣传极其敏感，尤其是有关该国安全的内容。选中 Mkelia-Cohiba 等著名旅馆和世界著名的 Bodeguita del Medio 餐馆等旅游点是为了使这些攻击事件在国际媒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炸弹不是放在房间里，而是放在大堂等会见之处，以便使攻击影响更大。

31. 最后，古巴政府代表说，幸运的是，自 1997 年 10 月以来，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他们将此归功于古巴人民、特别是旅游中心工作人员的合作和警惕，归功于警察采取的防护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使人民付出了比维持该国安全所应付的更高的代价。侵略来自古巴境外，雇佣军在古巴境内没有协作者。

B. 与攻击事件肇事者面谈

32. 特别报告员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与 Raúl Eraesto Cruz León 私下进行了面谈，此人 28 岁，国籍萨尔瓦多。Cruz León 告诉特别报告员，1997 年 7 月 12 日晨，他离开下榻的 Ambos Mundos 旅馆，带着爆炸装置前往 Nacional de Cuba 旅馆，打算在那里将其引爆。但他看到该旅馆内的保安安排时，他改变了注意，转而前往 Capri 旅馆。他在旅馆大堂附近的卫生间内准备好爆炸装置，将其放在大堂一张扶手椅后面，这枚炸弹设定 9 分钟后爆炸。然后他返回到 Nacional de Cuba 旅馆，在大堂电话亭附近放置了另一个爆炸装置。两枚炸弹都爆炸了。

33. Cruz León 1997 年 7 月 14 日回到萨尔瓦多，1997 年 8 月 31 日再次来到古巴，他把时间用在查看可作为攻击目标的其他旅馆上。1997 年 9 月 4 日，他在 Copacabana 旅馆酒吧将炸弹放在一个金属烟灰缸内、在 Chateau Miramar 旅馆将炸弹放在大堂一张扶手椅后面、在 Tritón 旅馆将炸弹放在大堂——他看见那里有一些儿童。这三枚炸弹均爆炸。然后他又在 Bodeguita del Medio 餐馆将另一个爆炸装置放在了一个冰箱后面。数小时之后他被逮捕。放在 Bodeguita del Medio 的炸弹当时尽管尚未起爆，但 Cruz León 未向警察交待，这枚炸弹爆炸。在特别报告员询问之

时，他说他未将其告诉警察是希望警察会认为别的人对爆炸负责，因为他此时已被逮捕。

34. 在面谈期间，特别报告员注意到 Cruz León 曾受过暴力引起的精神创伤。Cruz León 说，从他在萨尔瓦多的童年起，他就记得武装冲突年间被抛在路边的尸体。Farabundo Martí 全国解放阵线最后一次攻击圣萨尔瓦多时经过了他居住的地区，以及后来对 José Simeón Cañas 中美洲大学进行军事攻击，他都印象深刻，在后一事件中 Ellacuría 神父和该大学的其他一些耶稣会会士被杀害。他还养成了对危险的特别爱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特别爱好“刺激”。因而他在萨尔瓦多开始了军旅生涯，1991 年他是 Gerardo Barrios 将军军校的学生。但他放弃了军校，因为他不想卷入该国的政治问题，还因为他无法适应军纪。随后，他从事一些高风险的运动，并研究和收集武器。

35. Cruz León 告诉特别报告员，一个叫作 Francisco Antonio Chávez Abarca 的人招募他在哈瓦那放置爆炸装置，由于都喜好火器和炸药，他与此人关系良好。Chávez Abarca 告诉他，他本人已经在古巴旅馆中放过炸弹，不会很难。他引爆的头两个炸弹的报酬将是 3,700 美元。Chávez Abarca 为他提供了制造炸弹所需的所有材料，包括 C4 可塑炸药，安排其行程的所有后勤准备工作，包括通过 Joanesa 旅行社办理有关签证手续，并给了他 500 美元旅费。他第一次从古巴回来时，Chávez Abarca 给了他 3,000 美元，因此，还欠他 700 美元。在被押期间，他数次通过其父 Francisco Chávez、其妻 Karla、其弟 Mario Chavez 同 Chávez Abarca 联系。最后，Chávez Abarca 从危地马拉打电话告诉他说，将寄 100 美元给他作辩护费用。Cruz León 在监狱中听说他放在 Copacabana 旅馆的炸弹炸死了一位意大利公民。

36. Cruz León 告诉特别报告员说，他做事是为了钱，感觉就象电影中执行任务的英雄。他曾试图将炸弹放在不会造成任何伤亡的地方。Chávez Abarca 给他的指示就是尽可能引起轰动和造成混乱。他只是最近在监狱中才了解其行为的影响，他请求受害者及其家属和古巴人民原谅。他并不认为他应当因其所为而被处决，因为他与警察和司法调查合作，并在审判期间表示悔过。

37. 特别报告员还同 Otto René Rodríguez Llerena 进行了面谈，他是萨尔瓦多公民，42 岁，公司经理，萨尔瓦多 Didea 车辆销售公司保安负责人。Rodríguez Llerena 告诉特别报告员，Ignacio Medina 找他帮忙从 Didea 公司购买一部价钱公道的车辆。

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这期间 Medina 提出给 Rodríguez Llerena 1,000 美元,要他在哈瓦那安放炸弹。Medina 安排 Rodríguez Llerena 此行的所有手续和准备,为他提供了炸药并教他如何装配炸弹。1997 年 8 月 3 日, Rodríguez Llerena 在 Meliá-Cohiba 旅馆大堂安放了一个爆炸装置,并于次日返回圣萨尔瓦多。Medina 给了他相当于 1,000 美元的萨尔瓦多多科朗。

38. Rodríguez Llerena 1998 年 6 月 10 日在 Medina 的要求下再次来到哈瓦那, Medina 给了他一些炸药,要他交给一个叫胡安的古巴公民。Rodríguez Llerena 运送这些炸药除旅费之外将得到 250 美元报酬。他一抵达即被逮捕,因为机场海关发现了他携带的炸药。Rodríguez Llerena 告诉特别报告员,他的所为纯粹是为了钱,尽管给他的开价并不太高。同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其本国相当富裕。他还说,他在萨尔瓦多和美利坚合众国 Fort Benning 参加过各种军训。

39. 值得一提是,在预审中,给 Rodríguez Llerena 看了一段录象,其中有 Luis Posada Carriles 的镜头。Rodríguez Llerena 告诉特别报告员,他知道此人叫 Ignacio Medina, 这看来表明,此人有双重身份。

40. 特别报告员还与下列危地马拉国民进行了面谈: Nader Kamal Musallam Baracat, 30 岁,未婚,没有已知的职业; María Elena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55 岁,已婚,算命者; 和 Jazid Iván Fernández Mendoza, 30 岁,与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女士结婚。在单独的面谈中,这些个人的基本说法如下: 萨尔瓦多国民 Francisco Antonio Chávez Abarca, 也叫 Manuel González, 和 Musallam Baracat 先生经常在危地马拉市找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女士算命。1998 年 2 月, Chávez Abarca 提出让上述三人前往古巴,在各旅游设施安放炸弹。拒绝的只有 Fernández Mendoza。Chávez Abarca 同意付给 Musallam Baracat 3,000 美元和付给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女士 2,200 美元的报酬。

41. 1998 年 3 月 4 日, Musallam Baracat 和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女士从墨西哥 Cancún 来到哈瓦那。Musallam Baracat 在 José Martí 机场海关被发现带有炸药,当场被捕。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女士携带的是雷管,她设法通过了海关,但数小时后被捕。数天之后, Fernández Mendoza 抵达哈瓦那寻妻,他也被捕。稍后进行的法医检测发现他手上有炸药的痕迹——他说是因为帮他妻子打包的结果。Musallam Baracat 和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女士都说其所为纯粹为钱。

Fernández 女士告诉特别报告员，她必须为重病的女儿付药费，她女儿所需的药每粒就要 1,000 美元。

42. 最后，特别报告员与 Percy Francisco Alvarado Godoy 先生进行了面谈，他是政治学毕业生，年龄 50 岁。Alvarado Godoy 先生告诉特别报告员，他自 1977 年以来一直为国家安全机构作特工，别名原先是 Michael，后来是 Frayle。他曾成功打入过他所说的各种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古巴——美国全国基金会。他说他曾与“Comandos L”组织的 Agustin Pérez Medina、一个叫作古巴全国阵线的秘密准军事集团的 Luis Zúñiga Rey、古巴——美国全国基金会的 Alfredo Domingo Oterot 和 Luis Posada Carriles 有过接触。他答应这些人从事一系列颠覆和破坏古巴稳定的行为，尽管他以各种借口实际上并未实施这些行为。计划的行动包括安放爆炸装置(每引爆一枚炸弹他可得到 5,000 美元)；转手货币；对各种经济目标进行摄影和照相，包括 Matanzas 工业区和 Antonio Guiteras 电站。

C. 古巴政府提供的资料

43. 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古巴政府向他提供了下列文件：

- (a) 一份载有题为“1990 年代对古巴使用雇佣军情况概述”的报告的档案；
- (b) 一份载有被控犯有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以及古巴特工向国家安全局调查股所作陈述的档案。包括下列人员的陈述：Raúl Ernesto Cruz León, Nader Kamal Musallam Baracat, María Elena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Jazid Iván Fernández Mendoza, Otto René Rodríguez Llerena, Santos Armando Martínez Rueda, José Enrique Ramírez Oro, Percy Francisco Alvarado Godoy (“特工 Frayle”), Juan Francisco Fernández Gómez (“特工 Felix”) and Olga Alfonso Prada (“特工 Bertha”)；和
- (c) 一份载有内政部刑事调查局提出的有关爆炸的法医报告和对旅游点造成损坏的正式说明的档案。

44. 古巴政府还给了特别报告员四盘录象带，其中有 Raúl Ernesto Cruz León, Otto René Rodríguez Llerena, Nader Kamal Musallam Baracat, María Elena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和 Jazid Iván Fernández Mendoza 的公开陈述及有关事件的重现

描述。录象带中还有 Santos Armando Martínez Rueda 和 José Enrique Ramírez Oro 的公开陈述。

45. 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随后给了特别报告员两盘关于 Raúl Ernesto Cruz León 和 Otto René Rodríguez Llerena 审判情况的录象带，包括被告的陈述，检方提起的公诉和被告提出的辩护。古巴代表团还提出了一份档案，载有检察官对 Miguel Abraham Herrera Morales, María Elena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和 Jazid Iván Fernández Mendoza 的初步起诉；以及内政部中央刑事试验室的专家法医报告和一份题为“古巴——美国全国基金会的历史”的文件。

D. 对攻击事件的分析和查明其雇佣军的性质

46. 访问古巴的主要目的从本报告所附的日程中可以看出，即：获得有关对古巴各旅游设施的各次攻击——特别是在 1997 年期间的攻击——以及随后有关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澄清肇事者是否为古巴境外特工和组织指使和资助的雇佣特工。

47. 与政治、军事和警察主管部门、公共官员、被告人、攻击事件的证人和受害者、在哈瓦那随机挑选的公众进行的会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尽可能彻底和客观地调查特别报告员所负责的事项提供了基础。还直接察看了被损坏的地点，古巴官员应特别报告员的要求准备了法律文件和报告，以便更确切地确定和记录他相信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的事实。而且，特别报告员享有行动自由，被访谈者公开陈述其意见，使得特别报告员有可能不受任何影响地作出独立的判断，这一点在评估事实和作出这项分析的阶段十分重要。

48. 因此，所用的方法注重事实，客观地予以审查，以便逐渐进入问题的核心，从而确定攻击事件的确切性质。希望用这种方法尽可能确切地重现组织攻击的程序，肇事者为何人、第三方卷入的程度、要达到的目标及有关暴力行为造成伤害的意义。

49. 要客观澄清的第一点是，古巴是否实际上是在哈瓦那市伤人并毁坏旅游设施的炸弹攻击的目标。Copacabana、Meliá-Cohiba、Chateau-Miramar、Tritón、Nacional 和 Capri 旅馆，Meliá-Cohiba 旅馆的 Ache 迪斯科舞厅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 La Bodeguita del Medio 餐馆都仍然存有爆炸的痕迹，对这些地点的目视视察以及特别报告员与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些因爆炸而受伤——的谈话令人对实际发

生了炸弹攻击事件没有任何疑问。从其规模来看，这些事件是恐怖主义暴行，其目的主要是造成损害，引起普遍的恐惧，而丝毫不顾人命。

50. 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旅馆攻击事件是孤立的事件还是一个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在这方面，面谈、文件和收集到的其他资料也十分清楚：没有迹象表明其是孤立的、单独的和疯狂的行为。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 1995 年至 1998 年 6 月期间发生的大约 30 项攻击事件的官方说明和证据。这些事件有些得逞，有些没有得逞。在所有这些案件中，所用的技术都相同。所选的目标也全都是同一类型：公共场所和旅游设施。被查明为特工或肇事者的人为外国国民，并实际上在古巴境外有人同其联系，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些人与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政府，在古巴境外第三国活动的一些组织有联系。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攻击是一项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要攻击古巴的旅游设施、威胁古巴人和来访旅游者的安全。

51. 第三个问题有关损害的程度和攻击的后果。一位意大利公民 Favio Di Celmo 遇害，附近的许多人严重受伤，还有一些人情绪和精神受到影响，需要医治。在物质损害方面，所用炸药是所谓 C4 可塑炸药，黑索今和太安的混合物，威力极大，具有造成物质损害的各种能力。窗户和窗框、框格玻璃、门、檐板、木嵌板、电器设施、窗帘、镶木地板、花盆、装饰物、和家具等都被爆炸所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最大的——和最难以量化的——损害是，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攻击给全世界这样一种印象，即古巴是一个不安全的国家，任由暴力攻击摆布。

52. 要问的第四个问题是，这些事件是否对古巴人民切实享受人权具有影响？答案很清楚。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任何造成人员死伤、或侵犯其人身完整、引起惊恐和不安全感的预谋攻击或暴力行为都不能原谅。使用破坏力极大的武器草菅人命，置人于危险之中就是恐怖主义，是对生命、人身完整和安全权利的侵犯，这一权利得到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承认和保护。尊重这些权利是所有国家、所有各类组织和所有个人的义务。

53. 第五个问题必然涉及攻击的雇佣军性质。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与两名萨尔瓦多国民进行了长谈，这两人本人直接犯有罪行，依照古巴法律对有关案件规定的处罚被判死刑。两人都对判决提出上诉，正在等待复查结果，复查有可能导致宽恕或减刑。特别报告员反对死刑，出于信念和原则，感到有义务再次将他的希望载

入记录，他希望能给予宽恕，希望已认罪并有悔过表示的已决犯将得到宽宏大量的减刑。

54. 但是，毫无疑问，这两名萨尔瓦多人和另外三名危地马拉人同意为了金钱而参与犯罪，他们知道人命可能会损失。他们都承认，有人对他们“做工作”，并最终说服他们前往古巴，在一些具体的地点引爆炸弹，诱饵是每引爆一枚炸弹 1,500 至 5,000 美元。他们中有些人成功地履行了其犯罪任务，另一些人则在做为旅游者试图进入古巴时被捕，其行李中藏有打算用来装配炸弹的部件。关于这一点，有大量的警察案卷、法律证据、专家报告、甚至被收缴的物件。最重要的是，在他们单独私下与特别报告员谈话中，他们供认并承认有罪，坦率地承认其所为不是为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是为了金钱上的好处。换句话说，他们同意成为雇佣军，即便从其接受的训练中他们意识到，有关行动不仅会对另一国造成一般的伤害，而且还会危及其他个人的生命和人身完整。

55. 出现的第六个问题是：特别报告员在与被告广泛交谈中有机会评估参与及炸弹攻击事件者的人格，了解他们为什么入选被招募、培训和雇佣，或至少就此形成一种意见。这些人显然事前都被人研究过，有关诱惑都是根据对其人格的了解提出的。因此利用他们的人很有把握，他们可以被操纵，被金钱所吸引并被说服成为雇佣军。例如，萨尔瓦多人 Cruz León 是一位 28 岁的青年人，早年因暴力事件受过创伤，喜好危险，爱冒极大的风险。Cruz León 将他在萨尔瓦多武装冲突期间所见到的大规模屠杀的记忆与充满银幕上的英雄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将自己视为一种“司法官”，一个暴力事件的英雄，而他总是战胜者。Cruz León 向特别报告员承认，他有一种特别的冲动。因此携带炸弹前往古巴，然后将其引爆，而且还有人给钱，此事令他如此激动，以致他几乎完全看不到，他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不道德和非法的。

56. 其他案件所涉人员在个人生活中遇到感情波动，关系不好或负有债务，或自尊心因使用毒品而受到影响。简言之，这些人性格软弱，面临各种问题，有可能被——而且实际上被——操纵和金钱收买，而同意从事一项行为，这一行为由于得到报酬是雇佣军行为，由于其性质和后果是恐怖主义行为。

57. 第七个问题是，罪行是仅限于那些从事具体行为的人还是及于那些招募、雇佣和培训这些人、提供材料组装炸弹、并指示其在何时何地及如何将其引爆的人。

关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疑问，因为雇佣军罪是由聘请雇佣军并用其钱来招募、资助和计划犯罪的人与为了钱而同意成为雇佣军的人共同承担。

58. 在这个意义上，接受金钱在古巴进行攻击的人是雇佣军，但那些设计、规划、聘用和资助攻击事件的人也无法推卸其责任。古巴主管部门在国际上公开点名指控萨尔瓦多国民 Francisco Chávez Abarca 和原籍古巴人 Luis Posada Carriles，古巴主管部门向特别报告员重申了这些指控，这些指控有充分可靠的文件证明。这两人据称都参与了攻击事件，并个别地被认为应负责任。他们还与在佛罗里达设立和开展业务的、以给古巴政府制造麻烦为目的的古巴组织有联系。特工 Santos Armando Martínez Rueda 和 José Enrique Ramírez Oro 在证词中明确提到这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名字。

59. 古巴政府说，这些组织是密谋破坏古巴稳定、实施恐怖主义攻击以便搞垮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的中心。Luis Posada Carriles 先生在审判 Cruz León 期间在对纽约时报的声明和 CBS 的采访中将在古巴境外活动的特工的作用讲得很清楚，他承认他通过他的一个特工付钱给 Cruz León 以实施攻击，还正在准备其他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很可能在古巴引起严重的问题。

60. 要问的第八个问题是，攻击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实施攻击，想要起到什么作用。必须牢记，在古巴领土发生了一系列完全在它处计划的攻击事件。从 1959 年起多次发生此种事件，其目的是破坏古巴的主权和古巴人民的自决，这些事件在国际上众所周知。其中有些事件古巴政府档案中有记载，美利坚合众国销密的文件中也有记载。这些事件是通过秘密活动、通过国外渗透和使用雇佣军进行的。国防部长在与特别报告员的会谈中说，在此类攻击事件中，有 549 名古巴人死亡，7,200 人致残。

61. 尽管这些攻击事件的强度和频度有时有所减弱，但作为一种持续和普遍的威胁，从未间断过。旅游部长在会谈中说，近年来对古巴旅游中心的攻击有着明显的政治目标，那就是要毁掉已成为古巴经济主要收入来源的一个行业。旅游部长的估计是，古巴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35% 之后，已再次开始增长。人们希望，到 2001 年，到古巴的旅游者将达到 700 万人次。该部长还说，旅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带来的收入——因为它直接为 8 万人提供了工作，间接为另外 24 万人提供了工作，

旅游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使世界各地的来访者能够了解古巴人民，亲眼看看古巴的生活情况。

62. 因此，这些攻击的企图是破坏作为吸引旅游者的首要先决条件的宁静气氛，换句话说，要用普遍的不安全来取代正常的日常生活有秩序的宁静，从而通过国际上的宣传报导阻止旅游者访问古巴。对旅馆、餐馆、迪斯科舞厅和避暑胜地的一系列攻击，毫无疑问其目的是破坏旅游，从而严重损害古巴的经济。对此的第一个反应，许多旅行社着手取消其预订。但是，古巴主管部门的迅速反应和国际上对攻击事件的强烈抗议消除了眼前的风险，使古巴旅游业在 1998 和 1999 年期间得以恢复到计划的水平。但即使如此，也必须强调，不惜牺牲人命来扰乱一国的宁静和破坏其政府的稳定的计划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无论一国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性质如何，任何人都无权破坏其人民有权享有的和平与安全，特别是通过恐怖主义行为。

63. 第九个问题是，一旦事实得到查明，以及攻击的目的、想法、计划、肇事者和执行情况得到确立，就必然要评价有关行为本身，确定其有关合法性的主张是应予以接受还是予以拒绝和谴责。在古巴之外有一些组织强烈和过激地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特别是那些在迈阿密的古巴——美国组织，它们煽动各种反对古巴政府的行为，旨在破坏、孤立、搞垮古巴政府，用一个具有另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政府取而代之，试图忘掉这一事实是荒唐的。本报告的目的不是、也不能是介入因古巴政权而引起的政治争论，更不用说是站在哪一边了。偏离这一行动方针就会严重背离特别报告员行为所应有的合乎道德和独立的立场，作为独立专家，特别报告员编写报告，提出建议，目的是有效地适用国际人权标准。

64. 为了毫不偏离这一行动方针，并为了尊重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必须捍卫的独立性，本报告必须主张，任何人或者赞同和同情、或者批评或反对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是很自然的。鉴于这一原则，无论在古巴境内还是境外，言论或意见自由权，或就该国政治制度采取政治立场的权利都必须被承认是存在的，特别是就古巴国民而言。这是一项得到国际人权文书承认和保护的政治权利。但无论何处，只要有权利，就有对行使这一权利的限制，不得用超过权利的行为违犯这种限制。暴力和恐怖的开始即政治权利行使的结束。暴力和恐怖使反对政府走上斜路和变成非法，而如果此种反对是在国家领土之外，试图从境外通过不分清红皂白的行动，通

过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法律允许或认为合法的暴力行为攻击该国政府、破坏其人民和领土的宁静和安全，情况就更是如此。

65. 对古巴旅游设施的攻击被设想为一场持续的爆炸运动，以扰乱生活在该岛上的古巴人的安全，特别是外国旅游者的安全；行动计划是在与反对古巴政府的组织有联系的古巴——美国特工的参与下在古巴境外制定的，利用专门招募、雇佣、培训和资助的外国雇佣军执行的。对实施攻击者的招募和培训在第三国进行。这些攻击是雇佣的特工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因此必须坚决谴责。它们通过不分清红皂白地破坏所有生活在古巴、特别是在哈瓦那的人的和平与宁静，造成损害、引起忧虑和惊恐，妨碍了古巴人民有效地享受人权。

66. 世界上没有按攻击目标是谁或恐怖主义行为发生在何处区分的好的或坏的恐怖主义。雇佣军也不依其为谁而战或反对谁而有好坏之别。同样，采取放纵或容忍的立场，允许一国的领土被用来给一个与其政治上意见不同的国家政府造成麻烦，而同时不允许其领土被用来对另一个友好国家政府开展恐怖主义行为，这也是不能接受的。规则只能有一条，必须严格适用：任何国家均不得合法同意或允许使用其领土来计划或执行表示其自己对另一国家或政府的敌意的行为，也不得允许为此目的设立秘密组织。不允许因距离远近、关系好坏、意识形态异同或特殊利益而有任何区分。不承认这一原则就是为侵略行为、恐怖主义行为、武装冲突和战争敞开大门，而国际社会不接受这些是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指导努力确保全世界尊重国际法的价值、原则和标准的国际社会所有各组织的原则。

67. 第十和最后一个问题是国际责任问题。在这方面，从上述分析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特别报告员认为，攻击的实际执行者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而与此同时，其招募、培训和雇佣者、为其提供材料和炸药者、为其提供证件和付款者却仍然逍遥法外，在其生活的国家完全不受处罚，这本身就不公正。这些人是现行犯罪的参与者，也许罪责比实际肇事者更大。他们为其行事的组织也是如此。在这一意义上，撇开古巴政府和其领土被用来犯罪的其他国家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或巧合，显然有必要开展司法调查，确定所有参与计划和实施这些犯罪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身份，确定其责任和有罪的程度，以及应处的刑罚。这些犯罪始于古巴领土之外。古巴审判被控为实际犯罪人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国民的法律记录，详细载述了计

划和准备犯罪以及招募、雇佣、培训和资助雇佣军的房舍、地点、住所、旅馆、餐馆、地区和城镇等详情。

三、私营军事保安公司

68. 尽管本报告的中心主题是特别报告员对古巴的访问，但特别报告员不断地收到关于在国际市场上提供军事保安的私营公司、特别是有关那些卷入武装冲突并为此招募雇佣军的各公司的资料。有必要弄清楚的是，并非私营公司从事保安工作引起人们关注。这些公司在科学研究、战略发展、技术应用、咨询服务和项目评价等方面可以对军事科学作出十分积极的贡献。在如何提高安全方面，它们有一些重要的发言权。问题出在这类公司试图取代国家及其武装部队和保安机制，直接卷入军事行动和招募雇佣军。

69. 据报告有些公司与武装冲突的一方签有合同，为了提供商定的服务雇用了有军事经验的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立法中有漏洞，可以毫无困难地招募或雇用雇佣军。特别报告员并不质疑私营公司从事保安领域工作的权利。但是，他指出，它们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行事，不应当越界。任何与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自决权和保护人权有关的问题都是国家不可剥夺的责任。私营公司不得直接卷入武装冲突，更不能招募或雇用雇佣军。

70. 不幸的是，有些国家被长期武装冲突所累，这些国家政府发现难以坚持其权威。帮助这些国家、为其武装部队和警察提供扎实的职业训练及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训练可能是帮助减少不稳定和冲突风险的一种有效方法。然而，无论其面临的情况和问题如何，国家总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行使自决权和享受人权负责。国家不能够放弃其在这方面的基本义务，也不能允许组织私人军队或让战争私人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家就放弃了其保卫和平和生命的义务，在军事问题上被私营公司所取代，私营公司根据定义关心的是它们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并不一定是国家应当保护或促进的利益。

71. 另一方面，完全剥夺私营公司在军事保安领域开展业务的合法权利也同样不能接受。适当的行动方针是制定规则，明确界定私营公司可以合法开展业务的领域。这就意味着要事先确定在军事保安方面国家可以将哪些部分合法地转给私人部门，哪些部分由于其为国家的存在所固有而应当留在国家手中。

72. 特别报告员先前报告中谴责一些公司的暴行，不过是要告诉它们，它们不能够侵犯国家的职责，并要说服它们，管制和限制它们在军事保安领域的活动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不是要提议取缔它们。无论如何，有一点要绝对明确，即私营保安公司、包括那些在军事保安方面活动的公司，不得招募、雇佣、资助或使用雇佣军在武装冲突中作战。

73. 如果允许或容忍这种情况发生，对享受人权将产生很危险的影响。剥夺国家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自决及法律和秩序的固有职能的极端自由主义，会威胁到国际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因此十分重要的是，要争取制定明智、合理和民主的法律规则。

74. 不争取制定法律规范或不赞同反对雇用和使用雇佣军会给人以错误的信号，使人认为战争私人化、组织私人军队和有雇佣军成份在内的准军事部队的介入是可以容忍的。这种情况离让人民任人宰割的状况只差半步之遥。

四、《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现状

75. 大会 1989 年 12 月通过的《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将有助于识别涉及雇佣军的情况、有效起诉和处罚犯罪者，明确每个案件的管辖权，将便利各国之间引渡雇佣军的程序和开展预防性合作。

76. 但特别报告员必须提请人权委员会注意，在大会通过该国际公约十多年之后，该公约还需三个国家的签署或加入才能生效。仅有 19 个国家完成了表示愿意受《公约》约束的程序：阿塞拜疆、巴巴多斯、白俄罗斯、喀麦隆、塞浦路斯、格鲁吉亚、意大利、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苏里南、多哥、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拉圭和乌兹别克斯坦。下列九个国家签署了《公约》但尚未批准：安哥拉、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德国、摩洛哥、尼日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根据其第 19 条，《公约》将在第 22 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秘书长之日后第三十天起生效。

77. 《公约》扩大了有关禁止雇佣军活动的国际法的范围，目前这方面的国际立法主要限于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的 1977 年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 47 条和 1977 年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消灭雇佣军公约》。

五、结 论

78.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和他在各次访问中的所见所闻，雇佣军活动继续通过传统的招募和雇用手段及以新的形式进行，包括提供军事保安服务的私营公司招募雇佣军，这些公司通过与政府签署合同在一些具体国家参与武装冲突。

79. 尽管其形式和行动方法有所改变，但其行为的性质和雇佣军的职能却并没有改变，因此，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应当继续谴责雇佣军活动，尤其是在雇佣军活动妨碍人民享受人权和行使自决权、危及国家主权、违犯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破坏合法政府的稳定之时。

80. 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9 月应古巴政府邀请对古巴共和国的访问使他得以现场核实，古巴，特别是哈瓦那的一些旅游设施在 1997 年遭受多次炸弹攻击，这些攻击造成一名意大利公民死亡、其他数人受伤，并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坏。

81. 特别报告员从大量文件、谈话和直接观察中，以及从对整个情况的审慎评估中得出的结论是，1997 年古巴炸弹攻击事件——其中有些得到实施，另一些得到及时避免——的肇事者为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个人，很遗憾这些人同意为了金钱而犯这些罪行。这就相当于雇佣军活动。在与特别报告员的谈话中，这些个人承认是为了钱而行事，并收到了付款，他们承认有罪并有悔过的明确表示。

82. 同样，特别报告员的调查和分析使他确信，这些人为居住在古巴境外的古巴籍第三方所招募、培训、雇佣和使用。后者从古巴境外开展活动，并很可能与那些主要基地在迈阿密的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政府的组织合作，计划攻击事件，然后指示和利用其招募的雇佣军以旅游者身份进入古巴执行这些计划。尽管这些第三方应负刑事责任，但仍然逍遥法外，继续免于因犯这些罪行受到处罚。

83. 在正式访问古巴期间所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有关攻击的目的主要是以尽可能张扬的方式扰乱古巴的旅游业，造成一种普遍忧虑和不安全的局势，使外国游客不再前往古巴。尽管这些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并造成物质损坏，但并未取得希望的效果。尽管如此，所涉的问题是使用非法手段——侵犯了人权——改变或试图改变一国的情况。此种手段与国际法格格不入。

84. 特别报告员将继续审查私营军事保安公司问题，特别注重那些试图通过招募、雇用、资助、培训和使用雇佣军卷入武装冲突的公司。此类公司提供的有些服务、如向政府提供的一般保安或军事培训服务完全符合国际法。而诸如利用雇佣军

直接军事卷入武装冲突等服务则不应当得到容忍。看来，如果要保障享受人权和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制定法律规则就十分重要。

85. 大会通过《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十多年了，但仅有 19 个国家完成了表示愿意受公约约束的有关程序。《公约》生效需有 22 个国家的批准或加入。《公约》生效的拖延为雇佣军犯罪活动的增加敞开了大门。

六、建 议

86. 鉴于各类雇佣军活动的继续，特别报告员建议人权委员会应继续明确谴责雇佣军活动，同时请联合国各会员国认真考虑在其本国刑法中纳入将雇佣军定为罪行的条款，并使作为雇佣军的事实在其他不法刑事犯罪案中、特别是恐怖主义行为案件中成为一个加重罪行的情节。

87. 人权委员会还应当认真考虑向所有成员国建议，明确禁止其领土被用于招募、训练、集结、转运、资助或使用雇佣军。

88. 特别报告员还建议，人权委员会应当提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必要就雇佣军活动对享受人权和人民行使自决权的不利影响问题开展研究和散发有关资料。这些资料应当指出，雇佣军常常将其军事效率更高以及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规则作为其服务的一个比较优势。因此，应当牢记，雇佣军常常蔑视人的生命和尊严、蔑视国际法，视残暴和蔑视人类为德行。雇佣军卷入任何其提供的服务为非法的局势通常都会严重阻碍享受人权。

89. 特别报告员还建议，人权委员会应当谴责 1997 年招募、雇用、培训和资助雇佣军在哈瓦那实施炸弹攻击、从而损害古巴旅游业及其经济的行为。由于利用雇佣军，哈瓦那居民和旅游者的生命权、人身完整和安全权遭到了侵犯。从各种现有证据来看，这是一个在国外设想、计划、准备和资助的攻击事件，没有得到任何古巴居民的帮助、合作或支持，从而可以推出，这是有意侵犯古巴人民的自决权。

90. 特别报告员在法律记录中注意到，同意成为雇佣军的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国民自认有罪，表示悔过并明确帮助调查，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揭露并反对一个重大的爆炸运动。特别报告员建议，古巴主管部门考虑到上述因素，在以尽可能最严厉和强烈的措词谴责雇佣军活动和恐怖主义的同时，在有关案件中考虑宽恕和减免死

刑。特别报告员向古巴主管部门提出的这一建议是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原则的立场以及对事实和法律记录的审查的结果，特别报告员愿将这一点载入记录。

91. 特别报告员建议，本着严格的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并作为其拒绝免于处罚的一个明确表示，鉴于肇事者已表明并承认第三方从古巴境外参与并设计了炸弹攻击事件，人权委员会应当建议其领土被非法使用的每一个国家启动司法程序。第三方制定了计划、招募雇佣军、予以培训和资助并提供材料供其在作为旅游者进入古巴之后实施攻击。如有关法律记录所述，这一活动完全是在第三国领土内非法进行的。应对那些计划和实施炸弹攻击者、包括招募、雇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者提起刑事诉讼。此类诉讼还将提供一个机会，调查这些人与专事出口犯罪活动的组织之间的联系，以便使这些组织不能起作用，迫使其遵守国际和国内法。

92. 还建议人权委员会请联合国会员国在与私营军事保安公司打交道中十分小心，特别是那些企图通过向冲突一方提供雇佣军介入国内武装冲突的公司。在这方面，应建议会员国考虑是否有可能商定有关军事保安的国际和国内规则。

93. 鉴于立法上的漏洞继续便利雇佣军的使用，鉴于雇佣军数量的增加和新的雇佣军活动形式的出现，特别报告员建议人权委员会再次呼吁会员国批准或加入《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鉴于《公约》还差三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即可生效，重申这一呼吁就更有必要。

附 件

访问古巴的日程安排

1999年9月12日

与外交部多边事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及官员 Abelardo Moreno 先生、Juan Antonio Fernández 先生及 José Peraza Chapeau 先生会谈。

外交部副部长 María de los Angeles Flórez 女士正式宴请。

1999年9月13日

与联合国与巴驻地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 Luis Gómez-Echeverri 先生；驻地副代表 Jorge Chediek 先生；及开发署官员兼访问联络员 Sara Almer 女士举行协调会议。

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古巴法学家协会组织的“雇佣军及其理论定义发展”的研讨会，发言者有 Olga Miranda Bravo 博士、Miguel D'Estéfano Pisani 博士和 René Qirós Pires 博士。

与内政部反间谍总局司法调查处处长 Adalberto Raveiro García 上校举行工作会议。

1999年9月14日

与副部长兼革命武装部队参谋长 Alvaro López Miera 将军；共和国总检察长 Juan Escalona Reguera 博士会谈。

1999年9月15日

与司法部长 Roberto Díaz Sotolongo 博士；旅游部长 Ibrahim Ferradaz 先生；最高法院院长 Rubén Remigio Ferro 博士；内政部长 Abelardo Colomé Ibarra 将军会谈。

1999年9月16日

访查发生攻击事件的旅游中心(Copacabana、Melía-Cohiba、Tritón、Nacional de Cuba、Capri 和 Chateau Miramar 旅馆；Melía -Cohiba 旅馆的 Ache 迪斯科舞厅；La Bodeguita del Medio 餐馆)。

与攻击事件受害者、见证人和餐旅馆经理交谈。

访查监狱并与被告交谈：Raúl Ernesto Cruz León、Otto René Rodríguez Llerena、Nader Kamal Musallam Baracat、María Elena González Meza de Fernández 和 Jazid Iván Fernández Mendoza。

与 Percy Francisco Alvarado Godoy(“特工 Frayle”)交谈。

1999年9月17日

与外交部法律事务司长 José Peraza Chapeau 博士交谈。

与外交部代理部长会谈。

-- -- -- -- --